

她在，睡覺都能 笑出聲音的青春歲月

【願生時麗似夏花，死時美如秋月。——泰戈爾】

◆ 撰文/張錦雲 圖片提供/文發處

就如所有十七、八歲的女孩一樣，致勻也是個愛漂亮、愛打扮，也崇拜偶像的女孩。快樂就像理所當然的禮物般，用也用不完；最大的煩惱，是臉上不時冒出的青春痘。在收到一張卡片就能高興半天的年齡，在睡覺都能笑出聲音的青春歲月。致勻編織著屬於年輕的炫麗夢想，但偶然間，卻沉入一個她意想不到的夢中。

民國七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出生在屏東市區的致勻，從小就是個快樂開朗的健康寶寶。讀小學時，從沒請過病假，學校還曾頒發一張榮譽狀給她，感謝父母盡心的照顧，讓致勻在校拿到全勤獎。媽媽羅錦綢至今仍將感謝狀保存完好，言談中自有一分驕傲。

面對她生命的急轉彎

致勻在十七歲，就讀五專二年級時，因耳朵痛到醫院就醫，原以為只是中耳炎，不料切片檢查結果，竟是鼻咽癌。

這份晴天霹靂的報告，讓大家措手不及，也百思不解，為什麼會罹患鼻咽癌呢？也許只能歸咎是遺傳基因吧！致勻的阿公、阿媽、外婆都因癌症往生；只是正值青春年華



漂亮甜美的年齡，卻遭癌症狠狠的打擊。

的女孩，該如何面對她生命的急轉彎呢？

「致勻從小就是個十分堅強善良的女孩，她非常獨立，從不讓我們操心，所以我們對

她也不隱瞞病情，希望能一起樂觀面對，想辦法治療。」羅錦綢談起小女兒，難掩不捨之情，數度落淚。

親情和友情的陪伴，是致勻面對病魔最大的後盾。他們不只家人感情緊密相繫，甚至整個家族成員，都不斷為她加油打氣。但是面對病痛的折磨，致勻卻只能獨自承受。

剛開始，她有些輕忽，並不知病魔來勢洶洶。「我告訴她實情和嚴重性，她還認為我是為了要她吃藥在騙她。」羅錦綢說。

很會找機會讓自己狠狠快樂一下的人

致勻自小就很挑嘴，是個美食家，不喜歡在吃的方面虧待自己。羅錦綢笑著說：「她小時候，如果菜餚不合她口味，不論怎樣好說歹說，就是不吃，後來，往往要硬逼，她才會勉強吃下；但我後來在菜櫥下發現一些被倒掉的飯菜，我想就是她的傑作。」

生病初期，致勻的生活沒有受到太大影響，她依然去上學；放假時，依然去打工，依然愛逛街，家人總是盡量順著她，讓她隨興過生活。

向來十分善體人意的致勻，為了不讓家人、朋友擔心，總在人前表現她快樂積極的一面，但內心裡，卻又非常脆弱。畢竟年輕的歷練，還不足以讓她應付接踵而來的大風大浪。那時，為了治病，致勻休學在家。一連串的放療、化療，讓愛美的致勻落盡一頭秀髮，她仍帶著假髮，紮上花頭巾去餐廳打工；不是為了賺錢，而是希望藉由工作忘記病痛。她也常往二條街外的伯母家找堂哥們下棋；為了讓她開心，堂哥總是故意輸她。

長她一歲的哥哥王灺景和致勻感情十分要好，他說致勻「人緣超好」，主要是她總能與人分享所擁有的一切，對待別人也是慷慨大方。致勻記事本上記著每位朋友的生日，是一個很會找機會讓自己狠狠快樂一下的人。

但是隨著病情加重，生活的步調再也無法掌控。一連串的治療，將致勻磨得身心俱疲。

這輩子還沒有真正交過男朋友

她在病中手札裡，抒發著充滿矛盾又無助的心靈，一方面渴望友情的陪伴，一方面又怕面對大家都走掉後的孤寂。

「這次住院好痛苦，因為打小紅莓(化療)，又在背上挖洞，簡直要命……。班上的同學都有來看我，讓我好開心；但當大家離開後，我卻有點想哭，我好想和他們去玩、去看報告、找資料……」一個健康時的單純想法，怎知在病中卻如此遙不可及。

「沒關係，我已習慣一個人，我可以自己面對很多事；沒有人能長長久久陪你，就算最要好的知己也一樣」。她努力自我調適，隨時為自己加油：「我要盡量讓自己快樂，我要勇敢、要堅強，我一定要加油，我要努力過好每一天，雖然辛苦，但是為了大家，尤其是媽媽……」

頂愛熱鬧的致勻，眼看同學們無盡的揮灑著青春歲月，內心滿是欣羨。「同學們都好好，想去哪、想吃什麼，都可以隨心所欲；而我雖然也很想出去玩，但又怕自己體力不支，增添別人麻煩。唉！我什麼時候才可以

和他們一樣享受那種滋味，為什麼我的味道都是苦的？」

未生病前，致勻喜歡逛街、美食、名牌，但在癌症末期的手札中，她寫著：「現在我一點也不想要逛街或打扮自己，就算看到喜歡的衣服也沒有任何購買的欲望，因為我也穿不久，買了只是浪費錢而已！」這段沒有明天的日子，沉沉壓著致勻小小的心靈。

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長相甜美的致勻，不乏追求者，但「他們只看到我的表面，如果知道我現在全身是病，頭髮快掉光了，還會想和我做朋友嗎？還會想追我嗎？我沒有資格和別人一樣談戀愛；其實我也很希望有人一直陪著我！」

如果說致勻還有什麼遺憾的話，就是「這輩子還沒有真正交過男朋友吧！」知她甚深的哥哥王齋景如是說。

癌細胞後來轉移到肺部、骨頭，讓致勻痛不欲生。好幾次想放棄治療，甚至了斷生命。「關在醫院裡治療，生不如死，好想一了百了。曾想要吃安眠藥自殺，可是又怕如果失敗的話要洗胃，那會很痛；跳海，我又很怕水；上吊，光想就很恐怖，有時真的不知如何紓解自己的情緒……。」她哭著告訴媽媽：「為什麼佛菩薩不趕快來把我接走？」羅錦綢也只能一面心疼的陪女兒掉淚，一面故作堅強的告訴致勻：「要歡喜承受啊！」



致勻(右二)和她的偶像張信哲(右一)合影，那是充滿綺麗年華的過往歲月。

致勻在高雄長庚醫院歷經二年的治療後，宣告失敗。

住這裡 好像回到自己的家

一向視她如親生女兒，看著她長大的伯母陳碧祝，是資深的慈濟委員，不忍致勻身心再受如此折磨，遂和她商量，轉診到花蓮慈濟醫院；也向致勻提到大體捐贈的建議。家人認為花蓮的好山好水好空氣，及慈院志工的陪伴，對致勻應該會有幫助。於是住進慈濟醫院，並在一星期後，轉進心蓮病房。

致勻到心蓮病房後，才又重展笑容。她說：「住這裡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樣。」

爲了陪她，全家幾乎移民到花蓮，當兵的哥哥不時請假回來陪她。她最喜歡哥哥用輪椅推她到靜思堂散步，或到空中花園曬太陽。護理站的護士和志工們也會帶她到海邊看海，或到街上夜市找吃的、喝的，只爲了讓這支即將熄滅的蠟燭能綻放快樂的光彩。

五年前爲了照顧癌末的乾兒子而住進心蓮病房，且因此與慈濟結緣的志工蔡秋雀師姊，回想第一次見到致勻的情景：「我看她痛的皺緊眉頭，便輕輕爲她按摩，她不多話，只輕聲說句『謝謝』。可是等痛苦減緩，她又馬上展顏而笑。」人稱「乾媽」的蔡秋雀笑著說：「致勻最愛打麻將或玩接龍遊戲，家人常陪她在交誼廳玩。很奇怪，她每次打麻將身體就不痛。」

志工的溫馨陪伴，讓全家人至今感念不已，直到現在，仍時時聯絡。

她還有一個心願 做醫生的老師

隨著病痛的加深，致勻對待生命的態度也更輕描淡寫。羅錦綢對女兒說：「不要求生命長短，但求發揮生命的意義。」也因著慈濟志工的陪伴，讓她看到另一扇美善門窗，於是有了器官捐贈和病理解剖的心願(她已不適合大體捐贈)。「我要做醫生的老師。」致勻充滿豪氣的說。

那時花蓮慈濟人正爲希望工程舉辦義賣園遊會，致勻在大家陪伴下，高高興興參加，買了許多東西送人，連未出世的小堂妹她都不忘爲她準備一份小禮物。

當時因爲癌細胞已擴散到全身，她常常連呼吸都覺得困難。致勻對媽媽說：「就是這幾天了。」

那年中秋節，致勻要求醫生讓她回屏東一趟，這也是她最後一次踏進家門。

和致勻年齡相仿，感情非常要好的表妹羅阡愼，想起那年的中秋，聲音哽咽地說：「那晚我陪致勻睡在她的房間，她因身體不舒服，整夜睡不著，我們就聊天聊到天亮。彼此心裡都明白，在一起的時光不多了。」

「她是個很善體人意的人，一直交代我們，不要難過，不要想不開，要開心過生活。她自己因爲生命已走到盡頭，反而要我們更加珍惜生命，還交代哥哥，不可以開快車。」阡愼問致勻：「你相信人往生後，還會回來看家人嗎？」致勻肯定的回答：「我相信！」直到現在，羅錦綢仍將致勻的房間維持原狀。

在生命盡頭，她依舊努力奉獻所有

蔡秋雀回想致勻往生當天，記憶猶新地說：「孩子因呼吸困難，護士為她帶上氧氣罩，引導她呼氣、吐氣，大家就圍在她身邊為她輕聲念佛，致勻就在佛號聲中走完她短暫的一生。」時間是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晚上九點五十分。

致勻因為癌細胞蔓延至全身，許多器官已不能使用，最後只捐了眼角膜，為受贈者，也為自己點了一盞長留人間的光明燈。

事情過後，羅錦綢曾到精舍拜見上人，上人安慰她：「孩子走得很瀟灑，很快就會再來投胎，要祝福她啊！」

致勻長得十分秀氣，很愛照相，留下許多年輕的身影；慧黠的眼睛，俏皮的動作，都是年輕生命留下的快樂告白。不是紅顏薄命，因為致勻努力活出了生命的厚度；在生命盡頭，她依舊努力奉獻所有，形體雖已消逝，但遺留人間的愛和精神，卻叫人緬懷不已。



常留大愛在人間

【器官捐贈】

往生後，以身軀奉獻社會人群，是尊重生命的表現

二〇〇三年二月八日，花蓮縣古姓男子車禍往生，家人忍痛割捨，捐贈其所有器官，延續多人生命。

捐出的心臟、腎臟、肝臟、眼角膜，已嘉惠多位病患，骨骼也已存入花蓮慈濟醫院骨骼銀行，估計受患者超過五十人。

接受眼角膜移植，攻讀德文系的女孩開心地說：將來有一天，要帶著「大哥哥」捐贈的眼角膜，到德國「看」當地的風土民情。

有意簽署器官捐贈卡，可聯絡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或慈濟醫學中心社服室
或諮詢專線：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器官移植小組 (03) 8561825轉2248

